



晨光初露时,家里门楣上已悬起新买的艾草和菖蒲,青涩的药香在煦风里游走。厨房飘来粽叶与糯米的香气,那些正被慢慢煮熟的粽子,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,将记忆里的端午串成了珠链。

年逾花甲且特别怀旧,忽然想起幼时总爱偷吃妈妈包粽子的蜜枣。那些沾满糖霜的往事,竟被泛黄的粽叶包裹得如此之深。

去岁端午在秭归观龙舟赛,见龙舟划过屈原祠前的江面时,数十位桡手忽然齐声高诵《离骚》。楚地特有的吟诵调苍凉悠远,与震天的鼓声交织成奇异的和弦。那一刻,江水仿佛倒流回战国时代,文明的遗传密码在

游目骋怀

五月初五过端午,家家户户粽箬青艾草香。儿时,大多乡下人把“端午节”说成了“豆腐节”。直到上学以后,才被老师纠正过来。

那时的端午节正赶上农忙,除了吃粽子、插艾草、挂菖蒲之外,似乎难得有更多的习俗,划龙舟、赛龙舟也是从未见过的,但母亲为我们戴百索,却是雷打不动。

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记:端午节物:百索、艾花、银样钹儿、花花巧画扇、香糖果子、粽子、白团、紫苏、菖蒲、木瓜,并皆茸切,以药香相和,用梅红匣子盛裹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,卖桃、柳、葵花、蒲叶、佛道艾。次日,家家铺陈于门首,与粽子、五色水团、茶酒供养,又钉艾人于门上,土庶递相宴赏。

所谓的百索,有的地方叫五彩绳、五色线等等,而在母亲和庄上人口中,却一律叫作“百索”或“百索子”。

汪曾祺在《端午的鸭蛋》里曾经写过:“家乡的端午,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,系百索子。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,系在手腕上。丝线是掉色的,洗脸时沾了水,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……”在我的记忆中,童年的端午节戴母亲的百索,是最难忘而有趣的事了。

母亲不识字,自然说不出吃粽子与端午节是什么关系,却对百索似乎了如指掌,说这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老规矩了。母亲的百索是由五颜六色的线绳或细布条编绕而成的,说是代表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又有象征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的寓意,蕴含着神秘的力量。

过端午那天,母亲将百索一一戴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手腕子和脚脖子上,辟邪祈福。母亲说,由春入夏,蛇虫蜈蚣百毒出世,一不小心就会被咬。戴百索和插艾草、挂菖蒲一样,驱邪避瘟、躲灾除病,保佑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

母亲又说,百索要在露水未干之时戴起来才灵验。端午节早上,即使衣活再多,母亲也不忘出门前为我们戴好百索。等我们一觉醒来,看到手上、脚上的五彩线绳,会惊喜喜欢。

那些日子,我们戴着百索,神气地在庄子上炫耀。乡村孩子没什么玩具饰品,百索就是最好看的装饰。大家碰到一起,少不了比一比谁的百索更“刷刮”,自然是一番乐趣。

戴过的百索是不能随随便便地乱扔乱弃的,母亲曾告诫,不要胡乱作践了百索,那样会冲了顺气,一定要戴到节日过后,下了第一场大雨,才可以用剪刀剪下后,扔到家前屋后的大塘里,让雨水把它冲走。这样,疾病、邪恶、瘟疫,就一并冲刷干净了。

“彩线轻缠红玉臂,小符斜挂绿云鬟。”古诗里的百索一定也有和母亲的百索一样美好,但这美好如今也越来越难觅踪影了。端午年年过,滋味各不同。好像上了小学以后,就再也没戴过母亲的百索。

事实上,乡村孩子戴百索的也逐年罕见。每到端午前后,大街小巷偶尔能邂逅摆地摊卖百索的,花花绿绿的,看着十分亲切,让人回到梦幻般的童年。我还偷偷地买过几回,偷偷地为自己戴起来,不仅仅是觉得好玩,真的是想借这样原本寻常的五彩线绳重温母爱,以及传统习俗的美丽深情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大运之河

粽香深处是归途

湖南衡阳 谭安宇

北方甜粽裹着豆沙的婉约,江南肉粽藏着火腿的丰腴,岭南碱水粽沁着草木的清香。在云南的傣家竹楼,我见过用芭蕉叶包裹的紫米粽,淡紫色的米粒间嵌着孔雀蓝的蝶豆花。闽南的烧肉粽里,干贝、香菇、咸蛋黄层层叠叠,像是把整个海洋与陆地都包进了翠绿的箬叶。

苏州老巷里的阿婆,包粽法堪称绝技。三张粽叶在她指间旋转成完美的圆锥,舀米、填馅、捆扎行云流水。她说这手艺传了五代人,“粽绳要系七道,多一道太紧,少一道太松。”

阿婆布满皱纹的手在晨光中翻飞,让我

想起敦煌壁画里的飞天,只不过她舞动的不是绸带,而是浸透岁月包浆的生活艺术。

在刚刚游过的日本东京中式超市里,我看到冰柜里躺着真空包装的速冻粽子。扫码加热3分钟即可食用,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或许粽子的至味不在馅料,而在围坐灶前等粽子熟透的那些时辰——看蒸气在玻璃窗上凝成水珠,观粽香漫过屋檐与邻家炊烟相拥。

老屋墙角的艾草总在端午前疯长。祖母在世时,会采来编成门环,说能驱邪避瘟。她教我用艾叶煮水沐发,淡绿的汁液顺着小脑瓜流淌,氤氲的热气里飘浮着古老的祝祷。如今药店里能买到现成的艾草包,可

离端午大约十几天的时候,艾叶就上集市了。6点钟左右,家乡的早市处处都有艾叶,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。

每家每户都买艾叶,有的挂在家门口避邪驱魔,有的做艾叶粿、煮艾叶鸡蛋。常听人说:端午吃了艾叶粿,身体棒棒哒;端午吃了艾叶蛋,石头都踩烂。有人将艾叶晾干,做枕头和香囊;也有人用艾叶烧水洗澡,发汗、除病、通络、散寒。

我童年的时候,就洗过艾叶澡。那时,母亲在家门口种了许多艾叶,端午这天,母亲采艾叶烧水。听长辈说,午时割的艾叶才是最好的。母亲都是看准了时辰再割艾叶,家里每个角落都是艾叶的香味。

中午,当母亲将艾叶放进锅里烧开时,香味更浓了。艾叶水倒进洗澡房的盆里,热气弥漫了小小的屋子。母亲还用一块席子围住盆子和我,只让我的脑袋露在外面。热气包围我的全身,只两三分钟,我就热得全身冒汗,母亲再用那温水给我洗遍全身。如今我已到中年,不易感冒,或许就是小时候洗了艾叶澡的缘故吧。

端午这天,母亲把割来的艾叶捆好,叫



午间休息,接到母亲从江苏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母亲冬天时摔了一跤,左手腕轻微骨裂。我问手好得怎样了,母亲说:“好得差不多了,就是骨头里隐隐的还胀得厉害。”为了让我安心,又补充着,“不要紧的啊,你别担心,我现在天天晚上用从老家带来的端午艾泡了开水熏手腕,熏过后轻松好多。”

我没问母亲,在江苏生活了许多年,到哪里能搞到故乡安徽的端午艾。即使我远嫁在福建,许多年前我生女儿时,母亲从千里之外的故乡过来照顾我时,依然没有忘记要带来家里的端午艾。

说到端午节,屈原是绕不过去的。而在我们乡下,原是不晓得有屈原的,只讲白娘娘喝雄黄酒现了原形。小时候知道菖蒲与端午有关,有着驱邪避害的寓意。

这一天的清晨,祖母摘下新鲜菖蒲叶、艾草,挂在门前。水生的菖蒲,叶子修长,青碧凛然,如利剑一般挺拔,威严庄重,充溢着骁骁锐气,注定是属于端午的。

祖母还在初秋割下菖蒲的棒子,晒干后揉碎,放到来年夏天熏蚊子。后来看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本草纲目》才知道,被誉为“水草之精英,神仙之灵药”的菖蒲,还可药用。

长大后读到更多菖蒲,先是《诗经》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,后是屈原以“香草”自比忠贞贤良,而以“恶草”数落奸佞小人。在《楚辞》里,他把菖蒲称作“蒲剑”,当作求索之剑,不媚权贵的人格之剑,至死不渝的爱国之剑。

菖蒲,深绿色,好像从从未有过鲜嫩之绿,那是久经岁月沧桑,饱受风雨洗礼的生命颜色。若把辟邪菖蒲比作男子,那石菖蒲就是不施粉黛的佳人。“高四五寸,叶如韭根如匙

那年,端午节到了,母亲又买来粽子。一头花白的头发,两只皱巴巴的手,青绿的粽叶在十指间穿梭翻飞……这一幕,我看了几十年。只是包粽子的人从太外婆换成外婆,又变成了母亲。她们接力一般,在每年端午包粽子,让箬叶的清香盈满房室的角落,让粽子的甜糯温馨家人的味蕾。

端午的这天,母亲早早起床,将几斤白白的糯米倒入家中最大的金属盆中,加入足够多的水,浸泡几个小时。糯米浸泡得越久,黏性就会更好,煮出来的粽子更绵软。到了半晌午,母亲取出冰箱里的猪肉条。那不是普通的猪肉条,是用酱油、米酒、味精浸泡一夜的。

浸泡的糯米用筛子控干水,加入少量的香油搅拌均匀。母亲将粽叶放在热水中烫一烫,加了食盐,粽叶更有筋性。

母亲包的粽子永远是三角形的,两片粽

再精致的包装,也裹不住泥土的呼吸。

韩国人将菖蒲熬成玉色茶汤,少男少女们戴着五彩丝线编织的端午锁,舞台上的假面舞踩着唐乐遗韵,祭文里仍保留着汉字书写。文化如风,吹过山川便换了音调,却在心弦上留下相似的旋律。

最难忘前年曾游过的湘西苗寨。那里每逢端午,巫师便唱着听不懂的咒语,将雄黄酒洒向每个角落。孩子们额间点着朱砂,手腕系着五色丝。当暮色漫过吊脚楼,篝火旁响起芦笙,月色与火光在银饰上跳跃,在某个瞬间,古老与现代悄然融为一体。

此刻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,看楼下外卖小哥驮着粽子礼盒穿梭。电子龙舟在商场屏幕上循环竞渡,无人机撒下的不是粽叶而是促销传单。但当我咬开乡下表弟寄来的灰汤粽,那口带着柴火气息的软糯,忽然就接通了所有失落的时空。

端午从来不是某个凝固的刹那,而是流动的长河。我们打捞其中的龙舟、粽子、艾草、菖蒲,其实是在打捞自己——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文化基因,始终在灵魂深处静静生长。门楣上的艾草与菖蒲终将枯萎,但记忆中的粽香,永远会在某个端午的清晨准时醒来……

■末名 摄影

流年

温暖在心乡

广东佛山 曾艳兰

我送给村里的乡亲。到了晚上,乡亲们敲响我家的门,送来了艾叶粿和艾叶蛋,母亲又回送他们新鲜的鸭蛋和粽子。

除了好吃的,当然还有更好玩的,那就是在端午节这天看赛龙舟了。

龙舟比赛之地,就在我家不远的那条河。端午这天,河两岸,桥上,河边住户的楼顶,都围满了人。我们小孩子个子矮,去晚了没地方观看,只能听加油的呐喊和锣鼓打鼓的声音。好不容易钻进人群,脑袋探出去,才见河上的动静。

只见身着红、黄、蓝、绿服装的各有一队,口哨发号声响起,四队人立刻划起木桨进发。红队一马当先,蓝队不甘落后,渐渐与红队并肩。另外两队,却不慌不忙地划着。六七分钟后,红队和蓝队慢下来,渐渐

他乡

千里之外的艾草

福建漳州 胡美云

按照故乡的风俗,新出生的娃娃,第3天要用艾草小葱泡水洗头洗澡,在故乡叫作“洗三”。然后娃娃穿上新衣,包裹好了,抱到宗亲祠堂里去请祖。闽南没有这样的风俗,母亲一样为女儿做了“洗三”的仪式。

母亲用一块旧的碎花被单,把剩下的艾草包起来,左交待右交待地说:“这端午收的艾草呀,可是好东西,冬天泡脚脚,夏天点些熏熏蚊虫,都是好的。”

儿时在家每有受凉感冒,母亲先想到的是端午艾。吃过晚饭,她备好木桶,放好艾叶,将烧好的开水倒进去,再用件旧袜子盖在桶上,待到艾叶的清香透过袜子满屋子飘香时,感冒的孩子按母亲的指教坐在桶边的椅子上,开始将凉冰冰的小脚放到木桶里。

一开始水烫,母亲放个小木凳子,在桶里让我们搁脚。脚下是温热的艾草水,满屋是

南荷北佛

雅草菖蒲

浙江绍兴 盛新虹

柄粗者”,谓之石菖蒲,栖身于山林水石之间,茎叶平缓柔顺,翠绿如玉,俊秀清逸优雅。它静静地匍匐在小溪柔軟的怀抱,或悬崖峭壁间的缝隙,自在娴静,与世无争,好像生就一颗参透世事沉浮的心。

菖蒲是文人案头把玩之物,置一盆于书斋,其山林禅意,能得自在清趣。而石菖蒲的山野韵味,吸入腹中,清气上扬,恍若置身山林深处,石出清泉于耳畔,流淌之声汨汨不绝。

倘若置一柴门篱院,植茂树,安湖石,菖蒲伴水而生,附石而健,苍翠茸茸。且有萧萧翠竹几竿,苔藓布满碎石小径,闲来与金石翰墨相伴,在琴韵中、茶香中泼墨挥毫,悠

泉之林

三位母亲的端午

湖北武汉 蔡随芳

叶叠在一起,从边边折成一个三角。抓一把糯米填入其中,塞进红枣或腌制的猪肉条,再放入一把糯米,把馅遮盖起来。拿起另一边的粽子叶,捏平再往里折,整个包裹住。馅料不同的粽子,缠上或红或白的线绳。

母亲总是包得飞快,我们也会帮忙,却都没有母亲包得紧实好看。很快包满一大瓷盆,留一些在端午节团聚吃,多余的粽子,加上母亲早早腌好的鸭蛋,就分送给我们姊

妹各家。

端午的酒桌上,母亲讲家史,讲她小时候的端午节。那时候,太外婆健在,国家恢复生产,百姓生活安定。

到了端午节,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包好粽子,太外婆领着我母亲送给左邻右舍。有位家道中落的亲戚,卖掉镇上的房子搬到乡下,购几百薄田为生。收到太外婆送的粽子,她感动极了,不停地作揖道谢。

我小时候,常跟着母亲在端午节去外婆家。外婆包的是纯糯米粽子,蘸着白糖吃,香甜可口。太外婆早就不在了,曾经住的地方屋塌人散,湮没在荒草丛中,连母亲回去都辨认不清了。

外婆也不在了,她住的山窝窝,留下我美好童年记忆的地方,也早已换了屋主。山依旧是那座山,树依旧葱茏茂盛,伫立在那里,守护着我们曾经的家园。



体力不支的样子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不急不慢的黄绿两队赶上来了。很快,黄队超过了所有的队伍,绿队紧跟着追赶。大家以为肯定是黄队夺彩旗大胜,没想到在最后几分钟,离目的地只有十多米远的时候,绿队的速度突然加快,只比黄队早到1分钟而获得了胜利……

年年端午各不同,唯有童年的端午深深刻在记忆里。而无论身在何方,再见飘香的艾叶,再听艾叶鸡蛋的叫卖声,再看飞驰的龙舟,却都让我想起童年,想起家乡端午节的温暖。

■李海波 摄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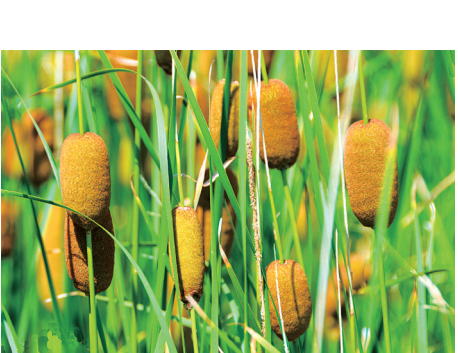
艾叶清香。身边不远处,是灶台边上的母亲,一边忙着刷洗锅碗,一边安慰着熏脚的人儿,语气慈祥而坚定,“你这小脚多泡一会儿啊,发发汗,艾叶水一泡,寒气就没了,感冒明天就好了。”

故乡的端午,是被艾草的清香唤醒的。端午时艾草最是茂盛,早上去田地里割艾草割菖蒲是大事。知道母亲有收集端午艾的习惯,父亲割完自己家田埂边或者菜地角落的艾草,碰到邻居们有剩下不用的,也会讨要着一起捆了带回家,满满的一大捆艾草能让母亲开心一整天。

父亲砍回的艾草,多是带着晨露的。母亲挑些端午要用的,插在家里大大小小的门上,插在上门框两边的缝隙里。剩下的艾草,就用旧衣包好,用草绳捆起来,挂在屋檐下风干以后,再拿回家找个通风的高处收着。

闽南的端午,也有插艾草于门上的习俗。端午节一大早上,婆婆就拿着新鲜的艾草叶过来,插于院门厅门之上。记忆一下子跳回了从前——因为远嫁,我已经许多年未曾在端午节时回故乡了。

故乡的端午艾离我那么远,却又似乎一直未曾离开。



游岁月,大有遁隐于野,“横卧花从笑流年”的逸人之气了。

菖蒲不美,其花更是罕见,却有兰的幽雅,竹的飘逸。据说,只要清水不涸,菖蒲便可不计春秋,数十年不枯,愈久则愈密。

诗人说,植物的哲学导师是深沉的土地。可是你看,菖蒲“不资寸土”照样长得很好,没有谁告诉它生活的哲学,它只是那样兀自生长着,小隐于野,或大隐于市……

■计亿 摄影

长歌律动,生出端阳情思。

吃过了那么多粽子,最羡慕的是碱水粽。第一眼,是明艳艳的黄。这样的着装,在粽子界不多见。制作者说,它的艺名叫碱水粽,土名唤作黄金粽。时光机器不会偷窥,它会告诉你,在遥远的东汉末年,闽南地区就有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包成粽子。

它的精髓,碱水。黄稻草是主料,也有用山茶油果壳。黄稻草洗净晒干后烧成草灰,倒在纱布上,再用滚烫的热水冲下,沥出的汁水,就是最原始的碱水。

糯米用碱水浸泡一个晚上,略黄且黏。糯米洗净,沥水,倒碱水拌匀,待碱水被米粒吸收后,再倒入生油。

竹箬用清水洗净浸泡在清水里,取竹箬两张,折拢成尖角斗形,放入糯米,再捞取两张竹箬,插入尖角斗形粽的左右两边。两边竹箬先是向里折拢,再将前后竹箬向里折拢,裹成四角相等,中间稍有隆起的长形五角米粽,用线绳从左到右扎牢。

只见闽南后人随意切换手和线绳的频道,放松而自然。末了,再把粽子摇一摇。凭着经验,能听出方寸之间的道场。米粒会动,心满意足,放下粽子,继续下一个大致相同的动作和神态。方方正正、棱角分明,透着指时待的烟火期待。

时间滋润下,碱水粽呼之欲出。蒸气缭绕,拨开外衣,色泽浅黄,晶莹剔透,蘸白糖,咬一口,软糯清香,回味无穷。

香水里的乡愁

河南三门峡 张雨义

我的家乡,在一望无际的宛东大平原上。端午节吃粽子,是最普遍的习俗。五月五日要在门前挂艾蒿,还有吃煮鸡蛋、煮大蒜的风俗。老辈人说,这一天吃了鸡蛋不腰疼。煮熟的鸡蛋,在小孩的肚子上来回滚动几下,可祛除肚子痛。

这天,母亲早早起床打扫庭院,把腌好的鸡蛋和新鲜鸡蛋洗刷干净,再将菜地刚挖出的大蒜头准备三四十个,一同放进柴火锅里,微火慢炖十几分钟即可。

端午节之前,故乡人会在端午节用特制的香水洗脸,采些梨树、枣树、柿树、桑树的叶,再加几枝柳树条、几朵石榴花、一把艾草,最好能找来核桃叶,天黑之后放进洗衣盆或大水桶里,倒满清水。端午节的清晨,屋内屋外洋溢着浓浓的香味。

身处异乡十多年,我依然在每年的端午节备好一盆这样的香水来洗漱。虽无故园香水那样地道,却抚慰我积藏已久的乡愁。

端午采药忙

陕西西安 许双福

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,我八九岁,因父亲工作调动,我们家从北京搬到了湖北房县的大山深处。我们这些部队的孩子,就近在农村的学校上学。正赶上勤工俭学的热潮,无论年级高低,都要帮助生产队劳动,诸如割麦子、插稻谷、采药材、掰玉米等等。

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一位赤脚医生,我们将采来的药材送去,经他称重,将每个人采的药材斤两记下来,第二天老师按采药多少讲评表扬。

每到端午节这一天,我们一大早挎着篮子,成群结队地分布于田间和山岭,什么鱼腥草、车前草、柴胡、当归、麦冬等等,这些中草药伸手可得。

当地的同学更是如鱼得水,他们认识的药材很多,甚至还有名贵的。之所以端午这一天采药,听老师讲,按地支顺序推算端午为“阳辰”,此时药性旺盛,过了端午,植物进入开花结果期,药性就降低了。

下午三四点钟,同学们陆续来到赤脚医生这里,排队将采来的草药分门别类地挑选开,赤脚医生查验称重后,摊在谷场上晾晒。

这样的端午节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,今天吃粽子、绿豆糕很是平常,但儿时的端午节却让人怀念,没有粽儿的美味,却有艾蒿的清香,鱼腥草的腥气。每每想起,心里很是温暖,无比的欢悦。

这天去踏青

山东枣庄 王守华

我的童年在小兴安岭度过,清明时节山野、田间还会有许多残雪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真正意义上的踏青是在端午这一天。星辰未退的五更天,孩子们已穿戴整齐,去原野里、小河边踏青。

用清冽的河水或草叶上的露珠洗洗脸,人会越变越水灵,不害眼病,洗出耳聪目明。大人们则到井上打水,用井水洗脸煮饭。传说月宫嫦娥夜间将杵的药撒入井里、河中,用此水洗脸煮饭可治百病。不但要洗,还要喝上几口。

洗完脸后,孩子们开始采摘艾草,拴上彩色纸葫芦,插在门前,用以驱虫辟邪;再挂上红布条绑好的桃树枝,预示着所有灾难都会“逃之夭夭”,一家人幸福安康。妈妈要在孩子们醒来之前,为他们系上五彩丝线,手腕脚腕都戴上。听说,系上五彩丝线就是把孩子牢牢拴在身边,未来的日子平平安安。

踏青回来,开始享用节日早餐,粽子和煮鸡蛋必不可少。那时端午节不放假的,到了教室,便开始了比赛。男生是碰鸡蛋大赛,煮熟的鸡蛋两两相撞,撞破的吃掉。胜出的鸡蛋再找新的对手,直到决出冠军。

这个特别节目,从早上到校开始上演,占据了这天的所有课间。被评为“鸡蛋大王”的主人像中了大奖,那枚鸡蛋会骄傲地站在课桌上一整天。“大王”称号陪伴着它的主人,直到第二年的这一天。

女生则会互相欣赏香囊和丝线,谁的最精致,谁的最芳香,谁的五彩丝线最好看。如今,每到这个节日,我仍会早早起床。趁着太阳还未升起,儿子还在梦中,小心翼翼地将丝线系在他的手腕上。

饴心山艾的端阳

海南琼海 陶欣宸

包粽子并不复杂,是否好吃,与馅料有很大关系,一般有绿豆馅心、猪肉馅心、鸭肉馅心、麦芹馅心等等。把糯米与馅心和好,就能包出不同的粽子。可以是正三角形、正四角形、尖三角形,也可以是方形、长形。这些形状各异的粽子,放在一起,要用一个大蒸笼文火蒸上半天时间。

端午节还有一些习俗,用黎明前采下的带着露珠的车前草和猪牙菜等,加水炖鸡蛋吃。吃完鸡蛋,再喝尽浓汤,肠胃不容易生病。到山中采得山艾,用来避邪祛病,还要插一把山艾在门边、窗缝。用它熬汤擦身,小孩子就不会遭蚊虫叮咬,也不生疔生疮。

醉了,端阳

浙江衢州 郑凌红